

我全神贯注地打量着我面前的马赛鱼汤，努力把它跟我想象中的挂起钩来，但是说老实话，我知道自己绝无成功的可能与希望。

我想象中的马赛鱼汤，传得神乎其神的马赛鱼汤，说是如果不品尝在那里的旅行就不算完整的马赛鱼汤，在普罗旺斯-艾克斯度过学生时代的左拉去巴黎上大学后念念不忘的马赛鱼汤，在莫泊桑的小说里被比作拥挤的马赛港的马赛鱼汤……难道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吗？

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按照“全球化视野中的比较鱼汤学”，我的参照系，自然是“大汤黄鱼”，是“宋嫂鱼羹”，是“天目湖鱼头汤”……所以在我的想象中，它应该是内容丰富的。要不然，它怎么能勾得住左拉的味蕾和回忆呢？他可能是把普罗旺斯-艾克斯说得一无是处，尤其抱怨那里的姑娘不如巴黎的漂亮；而唯一使他念念不忘的只有马赛鱼汤，他在信中跟老同学塞尚抱怨说，到巴黎后最大的遗憾就是吃不到马赛鱼汤。左拉这番话给人的印象是，姑娘不如鱼汤；就像日本谚语里说的，团子比花好；或者韩国谚语里说的，金刚山也是食后景。（塞尚不像左拉那样北漂巴黎，一直在故乡作画，画普罗旺斯的乡土风貌，说不定也正是为了舍不得这道鱼

# 马赛鱼汤

邵毅平

汤；后来他与左拉闹翻，不知是为了姑娘还是为了鱼汤？）也正因为左拉如此痴迷马赛鱼汤，所以我甚至把它看作是“左拉的鱼汤”，它成了我心目中最有文学意味的鱼汤。左拉小说的世界那么丰富多彩，他喜爱的马赛鱼汤，怎么也得像“卢贡-马卡尔家族”，内容与左拉一样丰富多彩是么？

然而我面前的马赛鱼汤……它刚刚由“喂得”（侍者）端上餐桌，附带几片烤得焦黄的面包，一小钵金黄色的蛋黄酱……而且我此刻正是身在马赛，在火车站著名的“大楼梯”下，在名字也叫“大楼梯”的餐馆里，点了这道我垂涎已久的马赛鱼汤，这道充满文学意味的“左拉的鱼汤”，一切都“正宗”得不能再“正宗”了……

然而我面前的马赛鱼汤，里面却是什么都没有！

诺曼底人莫泊桑，写小说出了名发了财，未能免俗，在普罗旺斯买了游艇过日子，游艇就叫“俊友”号。他住在普罗旺斯时，估计没少喝马赛鱼汤，也估计没抱什么

好感（对他来说，什么都比不过诺曼底的海鲜吧）。他在小说里打比方说，马赛港就像是马赛鱼汤：“港口内，沿着码头，边靠地停满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，乱七八糟，有大有小，式样不同，装备也不同，在这显得过于狭小的港湾里，就像一盆杂烩鱼汤似的，船壳在这个臭水湾里如同泡在这鱼汤里撞来碰去。”（《港口》）那么反过来，马赛鱼汤也应该像马赛港，如果鱼汤里什么都没有，那就像马赛港里没有船，岂不是变成了一个死港？

然而我面前的马赛鱼汤，就像从马赛开往上海的“白拉日隆子爵号”（Vicomte de Bragelonne），船上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人一样，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！无论我多么努力打捞，努力“捞摸”，甚至念叨着左拉的名字，念叨着莫泊桑的名字，就像念叨咒语，然而我面前的马赛鱼汤，始终只是一盆清汤寡水，里面依然什么都没有！

马赛鱼汤，哪怕你给我一架鱼骨也好啊！至少可以暗示仿佛曾经有过鱼肉，就像桑提亚哥老爹渔船旁拖的那个大鱼骨架，证明老人确实曾钓到过一条大马林鱼……

然而我面前的马赛鱼汤，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！



# 彩礼风波

郭树清 黄加中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崇明岛上，年轻人婚配都由媒人作伐；介绍成功后，盛行男方向女方呈送彩礼。一般是：先送定亲物（彩礼），后再开始恋爱。礼物多少并无定数，全视各自家庭经济条件而定，由此也衍生出种种送彩礼的趣闻。

有位男青年定亲后的彩礼包括：毛线、衣服、皮鞋和自行车，总价约1000元，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某日，双方约上各自的长辈及亲戚等一干人马进城去采购，人多也好有个商量。可见当时采购彩礼，并非一件小事。不料当事前约定的物品购毕后，女方却又临时提出：还要追加一块120元的上海牌手表（当时还要凭票，票按系统、按单位人头比例发放，属于计划供应商品）。

小伙子毫无思想准备。私下暗付：都已约定好的事情，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呢？但为了顾及双方的面子，也只好勉强答应。无奈120元毕竟不是小数字，没办法，只好向朋友去借。这样，手表是买下了，可心里总有点疙瘩。再转而一想，倘若女方只是看中我的钱财而不爱我这个人，那婚后的日子还会有味道么。思来想去，总觉得这样的人即使长得再好看也不能要，否则意见不统一，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，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。可已经送出去的彩礼又该如何收回呢。倘若收不回来，那全家人辛辛苦苦积攒下的血汗钱岂非都打了水漂。于是小伙子想到了智取，要让女方自觉自愿地将彩礼退回来。

按当地习俗，定亲礼物购毕后，就要请女方长辈和亲戚来吃订亲酒。酒席上，气氛倒也融洽，双方家长也都表示满意。可就在酒宴结束时，小伙子却指着桌上剩菜，对女方长辈亲戚们说：“这些菜都是爹娘掏钱买的，浪费了有点可惜。”于是也顾不得雅观不雅观，自个儿便狼吞虎咽地吃将起来。女方的长辈及亲戚碍于情面，当场不好发作，回去却找姑娘发火，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小家子气的姑爷？就像是饿煞鬼投胎，从来没吃饱过一样！

姑娘号啕大哭，一个劲地指责男友太不争气，把爹娘的台都坍尽了，说今后的日子咱俩没法过到一块儿，执意要退婚。真的，到了第二天，女家重新托媒人把男方的彩礼悉数给退了回来。此举歪打正着，正遂了小伙子的心计。

不过到底还是年轻，没经验。小伙子拿回彩礼后，喜出望外，不经意间说漏了嘴。于是婚宴上男主人狼吞虎咽的真相不胫而走。至此，女方才如梦初醒，转而又后悔莫及。因为据后来打听，这确实是岛上的一家好人家的呀。但还有什么办法呢，彩礼也已经给退了呀。想不到一桩好姻缘就这样被一笔彩礼给搞砸了。可这又能怨谁呢。

沈柔坚和王澜西同是新四军时期的老战友。解放后，他们分别长期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和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，在近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，共赴患难友情甚笃。

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沈柔坚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。开幕式后一日上午10时，我在展室闲坐，美术馆负责人引领一位白发老人，身材佝偻步履蹒跚，人称王部长。赶忙起身迎驾，待老人刚劲有力地签名后，才知是文化

部王澜西老部长。老人

# 战友

苏剑秋

大病初愈后，赶着来观看老战友的画展。当他走到版画“村屋”及“抗币系列”等作品前，驻足良久，从眼神中迸发出的那一种情思显而易见，仿佛回到那抗日的烽火岁月。他转身同我讲：“我是看了报纸电视报道特意过来看的，向柔坚同志转达祝贺！”

晚上回到住地，我向沈柔坚先生汇报一日展览



# 常阴沙度假村

张 跻 图文

节假日一到，被工作拖累的人们似乎习惯了一窝蜂地涌向著名景点。结果人挤人乱了旅游观光的心境，休闲不成反倒败兴而归。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度假村，独享一份世外桃源般的清静。位于张家港澳洋生态园区的常阴沙度假村，气候宜人，环境优美，鸡鸣嬉戏，飞鸟啁啾，一派田园风光。乃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

昏，王澜西带着警卫员突然出现在沈柔坚面前，说走不了，赶快收拾东西跟我回部队。怪了，想不到回到部队不久，病也好了。许多年后沈柔坚回忆这段往事仍是感慨万千。

在回来的车上，沈先生说王澜西八十多了，岁月沧桑，年轻时他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时，可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。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集中，人才济济，是前所未有的困难。沈柔坚时任战地服务团绘画组长，由于长期劳累罹患疾病，久治不愈加之根据地条件差，组织上决定让他转移到上海治疗。沈柔坚伪装隐蔽在一个村庄等待过往船只。三天后的黄

贾宝玉的父亲贾政，门下有许多门客。提起历史和文学中的门客，最有名的是战国时期机智大气的蔺相如、自告奋勇的毛遂，还有忠心护主的程婴。这些著名人物，都是门客中的佼佼者，文韬武略杰出，远甚家主。

贾政的门客，大多都有一技出众。有的落魄文人，有些诗才，贾政给大观园各处轩馆拟匾额，就要带上这些墨客。也有些门客，以画技在贾府谋得一席，比如詹子亮擅长画工细楼台，程日兴擅长画美人。四姑娘贾惜春画大观园，就需要这些人的帮助。还有一位外号叫山子野的，是设计大观园的功臣。山子本来指一种玉雕工艺，多用于表现山水人物题材，对艺术修养和创意要求很高。这位山子野能将琢玉的本事用于园林设计，可见造诣匪浅。有趣的是，曹雪芹的先人曹寅也蓄养了许多门客，和他吟诗作对、品评戏曲。曹寅当年在

扬州主持编订、校勘《全唐诗》，想必也让他们参与了工作。《红楼梦》里还有一种门客，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插科打诨，逗老爷发笑。贾母的丫鬟鸳鸯提到过：“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一个篋片相公，拿他取笑。”顺治年间的一部小说是这样介绍“篋片”的：“这等一起朋友，专一白手骗人，在江湖打憨虫，北方人叫做帮衬的，如鞋有了帮衬，外面才好看。苏州叫做篋片，如做竹器的先有了篋片，那竹器才做得成。”可见，篋片就是苏州话里的帮闲。这类篋片在书香之家，地位显然低于以文才、手艺侍奉主人的相公。但要不断地想出段子，让贾政这样刻板的老爷乐呵，倒也真不容易。

在贾府这样的豪门做门客，除了有一技傍身，更要懂得奉承家主。门客詹光、单聘仁借着宝

玉就一把搂住，口中直呼：“我的菩萨哥儿”，这种蓄意讨好的姿态，远甚贾府仆婢。又如贾政一行给大观园拟匾额，宝玉不过小露才情，众门客却一会儿哄然称妙，一会儿哄声拍手，就差没将宝玉的题咏誊录付梓了。

门客这般讨好主人，自然是做了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。不过，做门客也有不小的风险。一旦主人被卷入政治风波，门客也会受到冲击。《红楼梦》的前80回，还未涉及贾府的倾塌，但贾府树倒猢猻散后，这些门客自然流离失所，还有可能受到牵连，就像年羹尧的幕僚汪景祺。汪景祺少年恃才傲世，自认为“悠悠斯世，无一可与友者”，奈何考运不佳，不惑之年才中举。他后来投奔年羹尧，对这位大将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，称颂他为“宇宙第一伟人”。年羹尧倒台

后，官员查抄年府，发现了汪景祺的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。雍正帝见到满篇对年氏的歌颂，十分气愤，汪景祺于是家破人亡，首级被悬示多年。

同是《红楼梦》时代，也有博学多才的门客，希望借主人之势有所作为，但是事与愿违，随着主人失势，一番心血付诸东流。鸿儒陈梦雷仕途坎坷，饱受流放之苦，后来投靠康熙的儿子诚亲王，在诚亲王的支支持下编成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。雍正帝登基后，大力清除异己，陈梦雷因为诚亲王受到株连，再度被流放到苦寒之地。他倾注心血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也被夺走，挂上了蒋廷钰的名字。

就《红楼梦》描绘的人物形象而言，门客这一族群已逐渐衰败，多的是时运不济的文人，鲜有智勇双全的人物。



# 十日谈

《上海文学》之缘

明日请看刘心武《爱闻黎明鹤喜声》。

# 文海情缘

从维熙

我认为文与缘是相连接的。比如：我年轻时虽然身在京城，却倾心于天津作家孙犁笔下的淡雅清香；比如京城出版社多多，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初涉文坛的三本书（包括处女作《七月雨》），都非首先问世于京城，而由当时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面世的。因而我将其解读为人生之文学之缘。

一九五七年我沦为大墙之囚二十年之后，读者都知道我归回文坛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，又首发于上海的《收获》；但读者不知道的文艺轶事是，我身陷囹圄时与《上海文学》一段特殊的文海情缘。由于多年的历史积淀，往事沧桑如海，连我自己都将此事忘却了——多亏前几天《上海文学》编辑打来的一个组稿电话，这件遥远的文学往事，才死而复生般地闯进我的心扉：“文革”后期的一九七六年，因为我在劳改煤矿当了三年多的挖煤工，便产生了倾吐于“煤黑子”生活的欲念，便挥笔写了篇《女瓦斯瓦》的短篇小说，以释心怀之痛。

完稿之后，我为难了起来：在疯狂的“文革”后期，有哪家刊物敢发表一个半人半鬼写出的小说？但在百无禁忌个性支配下，我将其斗胆地寄往了《上海文学》。当时，不知刊物地址，更不知主编为何人；在阶级斗争万能的年代，为了不要因此文而牵连到审稿编辑，我还在文稿附信中，特意申明了我半人半鬼的政治身份，以恪守自己为人的道德底线。对我来说，这只不过愉悦一下身心，并没期望该文能在《上海文学》披露。但是让我意想不到的，不久我便接到编辑赵自先生的回信，信中除去言明将要发表该作之

外，他还与唐铁海对我始自一九五七年的驿路风尘，表达了深切的关爱之情。记得，我读到这封复信时，劳改多年已然枯干的泪腺，竟然滴下了几滴热泪。

以上是我对昔日《上海文学》刻骨铭心的记忆。进入历史新时期，我看到《上海文学》一步一步地向文学巅峰攀登的履痕；之所以有如是的感悟，实因其刊发的无论是小说、散文，诗歌——包括纪实文学这一领域，展现出的是“以真为镜以史为魂”文学之根脉，在刊物的作品中难觅“风流草”——哪边风吹往哪边倒，或“顺水浮萍”——随水而流的灵魂失重的作品。基于这个文学要素，在2012年期间，我婉谢了京城两家名刊之约，而把自己亲历的“文史钩沉”的系列文章，毅然地交给了《上海文学》刊出。这也算是续接了我在浪子年代与《上海文学》的情缘吧！基于如是的认知，我不敢随意将自己的涂鸦之作，交由该刊。比如：我曾应下赵丽宏将自己正在写的一部中篇小说《雪国之恋》，在2013年由刊物发表；今年年初，他来京与友人见面时，还曾当面询问起此事。我告诉他我对这篇收官之作的小说，自读之后仍感不够满意，只能改到自己满意时再交给刊物——我不能亵渎了《上海文学》的品格和神韵。

作家是有灵魂的，应当自爱自重。文学刊物也有自身的风骨，不能为徒有虚名之作浪费宝贵的篇幅。

这就是从我涉猎文坛之初，到历史的凄楚悲凉年代——直到我重返上海文坛，与重上《上海文学》的深厚情缘……

